

# 目錄

## 上篇

釋名	12	林風·林鳳·靈鳳	109
家鄉南京	16	《現代小說》與《現代文藝》	120
童年和少年	20	左聯的加入與開除	131
美專學生	26	現代同人	135
創造社的幾位前輩	31	比亞茲萊與葉魯恩怨	147
追隨在先生左右	38	我也在「熱中木刻」	179
《洪水》時期	47	中國的齋藤昌三	209
出版部小夥計	55	在張光宇身邊	219
入獄與整頓出版部	65	靈鳳撫雲舞	233
最風行的是《幻洲》	80	新感覺派的一群	242
聽車樓主	88	文藝而稱畫報	249
雙鳳奇緣	95	《六藝》：最後的安魂曲	264

## 中篇

在救亡的洪流中	276	張保仔不只是個傳說	408
島上烽火	293	為什麼要講《香江舊事》？	414
葉靈鳳是漢奸？	304	兩本讀書隨筆	427
淪陷時期的寫作	319	「故事大王」生涯	434
「書淫」並非「淫書」之謂	334	辦刊高手壯志未酬	440
陳君葆日記中的葉靈鳳	342	「米當夜會」在香港	446
淪陷時期的書事	356	西洋美術之旅	459
戰後的「再就業」	365	葉靈鳳在一九七三	467
		葉靈鳳的身後	473

## 下篇

我同永玉很要好	380	參考書目	479
我和魯迅的那樁「公案」	386	葉氏簡譜	491
《香港方物志》	399	後記	493

上  
篇

## 釋名

葉靈鳳原名葉蘊璞，靈鳳是他的筆名。他的生前友好羅孚說：「靈鳳這個名字常常被人誤會為女性，就在他工作多年的那間報社裏，也有過這種誤會。事實上這的確是一位女性的名字……為了紀念這位女性的故人，就以她的名字為名了。」這位「女性的故人」，指的是葉靈鳳的第一位夫人郭林鳳。據說葉靈鳳曾有一個印章「雙鳳樓」，還寫過一組〈雙鳳樓隨筆〉，紀念這位「女性的故人」的用意很明顯，但取名「靈鳳」，時間上卻是在結識「同名的她」之前。所以，家人解釋，靈鳳之名出自李商隱詩篇〈無題〉中的「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似乎更為可信。

像許多作家一樣，時間久了，筆名就不再是筆名，而成為正式的名字。在與第二任夫人趙克臻的結婚證書上，用的名字就是葉靈鳳，而不是葉蘊璞。在五十餘年的寫作生涯裏，他還用過許多其他筆名，早期用得較多的，有曇華、兩品巫、佐木華、秦靜聞、徐懷霜等。在封面和插繪設計上，早期都是署上一個西文的「H」，看起來很像一個「正」字。周全平發表於《洪水周年增刊》的〈關於這一周年的洪水〉就說：「不特「H」是洪水的新同人，「H」的畫更是洪水中的新作品。」稍後也會在封面設計上署 Von，這個德語國家多用於貴族的名字，被他拿來做了「鳳」的諧音。謝其章在〈封面畫的署名〉（《春明談往》，新星出版社 2019 年版）一文中曾說：「葉靈鳳多才多藝，編過幾種文藝雜誌，其中《六藝》雜誌創刊號的封面畫又是『Von』，其風格與《現代》那幅如出一轍。」

晚年用得較多的筆名是霜崖和葉林豐，以及葉靈鳳和葉林豐的拆分或者衍生品，如葉林風、葉、林風、臨風、任風、鳳、鳳兮、風、豐等。香港淪陷時期，被迫寫一些違心之作或無聊之作，署名也是忽真忽假，變化莫測，有時甚至署上夫人的名字，如趙克臻、克臻、克、趙克進、進。為了謀生，葉靈鳳在上海和香港都寫過不少《書淫豔異錄》、《歡喜佛龕叢談》之類的專欄，習慣署秋郎、秋生、白門秋生，有時也署番僧等。葉靈鳳好像並不願意被人知道「秋生」的真實身份，一九四七年的一則日記寫道：「以『秋生』筆名所寫的稿，已成公開秘密，很覺無趣。」羅孚對此頗有會意，他認為：「他當年要以白門秋生的筆名寫這一類文章，恐怕也多少認為這些東西有些不太雅，或有些無聊，才用筆名而不用真名的吧。」而據方寬烈考證，葉靈鳳在淪陷時期主編《大眾周報》時，還用過另外兩個筆名，方氏的文章說：「翻譯方面他用筆名青樓叢史譯寫中篇小說《香豔浮生記》，描述一個鄉村少女到城市墮落的過程，內容相當猥褻，據說原書名叫《丘芳年回憶錄》，作者是約翰克里·蘭。還有一篇中篇連載《香港海盜史話》，用較人的筆名發表，可能亦是葉氏所寫。」葉靈鳳用過的其他筆名還有很多，這可能緣於他主編報紙副刊，常常要一個人填滿版面，所以變換不同的筆名；也有的，可能他認為屬於「為稻梁謀」的性質，有意不露真容。比如《星島周報》一九五五年曾經刊出過一個《風流婦人史話》，譯者署名「天民」，從題材和文筆來看，都很似《書淫豔異錄》的同類文字，只不過話題更為系統單一而已。可惜這一年的日記闕如，無法查證是否出自葉靈鳳手筆。好在稿費收入賬目還在，一九五五年三月的確有一筆記載：「周報七十四元（175 止）。」[175]正是刊有這個連載的期號，加之在其他場合葉靈鳳亦使用過「天民」的筆名，這就可以確定是他無疑。

後期使用過的筆名還有：任訶、任柯、鳳軒、曉風、座上客、燕樓、魚樓、史魚、柿堂、南村、南冠、東郭、香客、龍隱、江山、羽金、金沙、曼洛、文牛、柳岸、柳庵、柳眉、秋柳、梅德、青木、西梅、淑水、敏居、敏如、叔東、秦靜、靜聞、靜生、懷霜、霜蓀、霜禾、龍霜、徐果、斯人、兩相、金翰、哥翰、戈漢、班遜、彼德、伊萬、天民等。這一長串筆名確實令人眼花繚亂，但更加「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是，他還與別人共用筆名。他有一個本家老友，也是他主編的《星島日報·星座》的常客，叫做葉苗秀，同樣筆名很多。葉苗秀的身世很神秘，香港文學史料大家盧璋鑾曾說：「我曾請教高貞白先生，他也無法說清楚苗秀生平，似極隱秘。說他不參加公開活動，筆名甚多，如呂芳、江湖、藏園、澹生等，有時更會與其他作者共用『苗秀』之名。」羅琅〈源克平與《文藝世紀》〉一文說出了更多他的筆名：「葉苗秀用過呂芳、江湖、花菴、歐閣、藏園、朱翠、吉金、靈珠、澹生等不同筆名寫不同內容的文章。」可是，葉靈鳳也用過朱翠、江湖、鷗閣、藏園等筆名，加之他們寫作的題材極為相似，都集中於外國作家作品逸話和美術賞析，這就造成甄別上的很大困難。

晚年，「葉林豐」這個名字使用頻率很高，大有取代「葉靈鳳」之勢。香港作家慕容羽軍很好奇，曾專門向他請教。見於《看路開路》一書的〈從張弓，侶倫說到葉靈鳳〉：

一次，我曾問他，為何不用葉靈鳳的名字發表文章，而用諧音的「林豐」？他忽然笑了起來說：「你相信風水嗎？」我搖頭說：「我懂風水，但不相信風水。難道你用這筆名與風水有關？」

他又笑了，他說：「如果信風水，一定說我用這筆名與風水有關，因為樹林豐茂才枝繁葉蒼，是不是？」

「如果不用風水角度呢？」

「你真行，」他翹起拇指說我：「我正要从這個角度去解說，你想過『鳳棲梧』是『棲』在『梧』的哪一部位？」

「哈，我明白了，」我說：「鳳不可能棲在梧的葉子之上，是不是？」

「所以，」他重重的拍了我的肩膀，說：「必需林木豐茂，才襯托得起靈鳳與葉的兼美。」

聽了葉老這番妙論，令我也樂了半天。

事實上，「靈鳳」與「林豐」，恰恰代表了他前後兩個半生的形象。翩翩靈鳳終將結束鉛華，進入根深葉茂的境界。